

私

家

秘

藏

小说百部



私家秘藏

小说百部

主编 金成浦 启明

第四十七卷

远方出版社
内蒙古大学出版社



怀亮定性一回，呆呆想道：“此梦做得甚奇！方才明明见吾父亲，说吾伤残骨肉；又道谷中被困之人就是手足；吾想手足乃是弟兄，吾止有一个哥哥名叫怀德，他谅来好好的住在家里，或者在于父亲衙中，怎么谷中的就是吾哥哥起来？实是难猜！”忽又想道：“这被困的，既是吾哥哥，怎么梦中又见父亲来说？若是父亲来托梦，难道父亲已弃世了不成？这些缘因，叫吾怎能明白？就是被困之人，前日吾在阵上与他交锋之时，武艺果然高强，只是面貌依稀厮像我哥哥。但天下同貌的甚多，我一时也不好想得。只恨着交锋时，不曾问得姓名，终于难辨是否。”左思右想，忽然说道：“有了！我且待明日夜间，修书射入谷中，要他回答；如若果是吾哥哥，我好计议救他。兄弟既得相逢，连父母的存亡也就晓得了。”

主意已定，等至明日黄昏，悄悄修下了书，至二更时分，两下营中都已寂静，怀亮便令心腹军士，以巡逻为名，将书射入谷中，“等了回书前来报我。须要机密，断勿泄漏。”那军士奉命，将书藏好，手执弓箭，先往谷口紧要之处假意巡视了一遍，悄悄趱到山僻高处，取出书来缚在箭上，去了箭镞，搭上弓弦，望着谷中射去；正值军士坐地，听得箭响，取来一看，见箭上有书，忙来献与怀德。怀德接来拆开观看，喜得月色朦胧，可以照看。只见上面写的：

鄂州高怀亮，奉令拥兵守谷，尽职役也；不意梦有所感，忆念手足漂离，未知所在。今谷中敌将踪迹可疑，如系同胞，可书名号为照。如其不然，别有商量。

军中机密，毋得自误，立候回音，以便酌处。

怀德看罢书，失声泪下，说道：“吾弟不知存亡，谁想在于此地。若非皇天相佑，安得有此机会，使吾兄弟重逢，此真大幸也。”随身边取出笔砚，就在字后写着几句道：

鄂州高怀德，督兵伐叛，被困幽原，粮草已无，事



在危急。天遣贤弟相救，何幸如之！今以的名为照，速宜裁度。会面之时，细谈委曲。立望！立望！

写罢封好，仍缚箭头，至原处射出。那军士正在等候，拾了书，归营来送与怀亮。怀亮拆开观看，见了书词，汪然泪下，道：“若非此梦，几使吾兄无葬身之地矣！”遂重赏了军士。

至天明，怀亮持书来告冯益，道：“小将父亲高行周，生我兄弟二人，今兄怀德被困谷中。昨夜梦见父亲来告，方知其实。因此特来禀知总管，望乞设谋垂救，小将感戴不忘。若事不成，愿与吾兄同死。”言罢，泪流满面。冯益听言，奋然说道：“我亦周臣也！因得罪投于山后，原非得已；今既有此事，我当与汝定计，救出尔兄同去归周可也！”怀亮拜谢道：“总管若肯如此，愚弟兄虽死不忘盛德！”于是冯益差人，暗暗诣周营报知其故，约定黄昏，听炮响为号，便当引兵来接应。两下知会定了，都已整備。

至晚，冯益撤去围兵，放起炮来。高怀德听得外面炮响，料着兄弟来救，即引部兵从内杀出。冯益招呼，合兵一处，杀奔关下。哨马报入关中，令公大惊，令延昭领兵三千，速去拿来见我。延昭得令，领兵出关，正遇怀亮。延昭道：“父亲以汝为子，恩义兼隆；汝乃背反而去，是何道理？”怀亮道：“兄弟之情，不得不救。”延昭大怒，挺枪直取。怀亮舞鞭相迎，战不数合，怀亮不敢恋战，正待要走，忽正南上来了一支人马，当头便是郑恩，舞刀来攻，延昭抵敌不住。那冯益与怀德催动后军，掩杀过来，延昭势力不支，回马引兵而走。比及天明，周兵合为一处，来见世宗。世宗见救出怀德，又添二将，又得了许多军马，心怀大悦，即封冯益为御营团练使，高怀亮为副先锋，二人谢恩。怀德同弟怀亮，拜谢匡胤等诸将。匡胤道：“前者吾亦被困，蒙众位之力，得脱其难。凡在同朝共事，何必言谢。喜得汝兄弟重逢，诚因祸而得福也！我等众人，当共设一席，聊为庆贺。”众



将道：“当得如此。”遂乃设席营中，彼此畅饮，尽欢而散。

次日，世宗下令，各营诸将齐分营伍，攻取金锁关。诸将得令，分头攻打，声势甚锐。杨业见冯益、怀亮二人叛去，悔恨不及，召诸将计议道：“周兵攻城甚急，尔等诸将有何谋画以破之？”延昭进道：“周兵连营六座，攻吾关隘，意在必得：兼之赵匡胤、郑恩、张永德、二高皆虎黑之将，似难与争锋。依儿之见，今且不必与之交战，候其懈怠，大人设计以破之，易如反掌矣。”杨业听言大喜，道：“吾儿此论，暗合吾心。”遂下令诸将按兵不出，坚守城池。

当时又过了数日，杨业带了数骑，上高阜处观看周兵，见旗帜严整，军士雄伟，列营于汾水之原，兵势浩大。又看那龙川水势，白浪滔天，接连汾水。杨业看了大喜，道：“已入吾掌中矣！”回马入帐，对王贵等说道：“周师十数万，旦夕必受吾累。”诸将问道：“主帅何以知之？”杨业道：“不识地利，安能活乎！”诸将尽皆未信。时当八月初旬，凉风透体，秋雨连绵。杨业差拨军士，整备船只，检点水具，听令应用。延昭问道：“陆地行兵，何用船只？”杨业道：“兵家玄妙，岂尔所知也！兵法云：‘军入陷地，有犯天时。’逆天行道，必败之道也。方今秋雨连绵，汾水必然暴涨，吾故差人整顿船筏，备齐水具，往各处水口壅住。待等雨甚水发之时，放开闸坝，其水冲下，周兵尽为鱼鳖矣！”延昭拜服道：“大人神机妙算，岂儿辈所能测也！”正是：

安排妙计擒豪杰，预定奇谋捉帝王。

却说周兵因连日秋雨不止，满营皆湿。匡胤来见世宗，奏道：“今吾大兵列于汾水原，地势甚低，前望龙川水势泛滥；近日秋雨淋漓，倘杨家效汉关公决水之计，吾兵何以当之？”世宗道：“朕正虑此，未得其策。”即传军师王朴计议其事。王朴奏道：“臣夜观天象，见杀气聚于本营，于大军甚为不利；主公速宜拔营移寨，庶几可以免祸。”言未毕，只听得帐前一派的声响，



如万马奔腾，似千军震鼓，澎湃澎湃汹涌而来。世宗大惊，出帐上马，只见四面八方水势滔天，风雨更甚。各营将帅要备船只，已来不及。顷刻之间，平地水长数尺，军士慌乱，无处躲避，惟有追波逐浪，淹没漂流而已。

此时赵匡胤保了世宗，于高处奔走，正遇杨业父子各驾快船，摇旗擂鼓而来；见世宗绕岸而走，即便弃船登岸来追。匡胤怒声若雷，挥刀跃马，抵住杨业交战。战上数合，王贵一马又到，匡胤奋力抵敌。却好郑恩、张永德、高怀德一齐杀来，见北军势盛，不敢恋战，保了世宗先走。

匡胤力战杨业，又有王贵帮助，战斗多时，料不能胜，回马拖刀而走，杨业那里肯舍，拍马追来。此时匡胤单骑奔走，才过龙山坝，不期路滑泞泥，纵蹄一失，连人带马陷入川泽之中。杨业一马赶到，提起金刀正劈个着。只听得一声霹雳，匡胤顶上现出真龙，伸足往上抓住，金刀便不能下。杨业大惊，心下想道：“真命之主，不可伤也！”忽匡胤坐下赤兔马红光一现，腾的纵出泽中。匡胤急带丝缰，正要望前奔走，只见杨业勒马提刀不来追赶，叫声：“且慢！此去绝路难行，君须望南而走，便是大路。当记今日杨业不杀之恩。”言罢，回马而去。后人诗以表之：

杀运英雄角逐秋，鏖兵垓下阵云收。

骅骝已陷翻腾起，帝主威风盖九州。

却说赵匡胤误被马陷泽中，又见杨业追到，举刀便砍，一时眼前昏黑，意乱心迷。一会儿才能清醒，那马已立在岸上。又见杨业勒马停刀，指明去路，又说当记不杀之恩，言毕而去。心下沉吟，不知何故，策马向南而走。只见当头一彪人马到来，却是郑恩。因不见匡胤，领兵来寻，当时见了，一齐从岸向南而走。但见水势汪洋，各营军马尽都淹没；其余会水得命者，不上一二万。后人诗叹

万马争奔势若潮，一时军卒尽流漂。



可怜无数河边骨，犹带冤声涌怒涛。

诸将保了世宗，退至数十里，招集得命军士，扎立营盘。查点将士，不见匡胤、郑恩二人，世宗心慌，正欲差人寻觅，忽报二将已到，世宗方始心安。二人见驾，各各慰安。少顷，文武官员、随征将士渐渐复集。世宗见折了许多人马，忿怒不已。乃谓诸将道：“数日前已有神明报知其事，朕尚未明其故。不想今日果应斯言，殊可痛恨。”王朴奏道：“气数有定，故不能逃。但胜败兵家常事，陛下不必忧焦，有伤圣体。”世宗怒道：“朕誓与杨业决一死战，以报其仇。”匡胤奏道：“不可！军士折伤大半，粮饷不继，士卒已无战斗之心。陛下若与之战，恐其不利。不如暂且班师，再图后举，谅刘崇如釜中之鱼，安能逃其生哉？”世宗自知锐气已挫，难以奋兴，只得允从其议，先差人至忻州，暗暗撤回岳元福这支人马，然后下诏班师。

各营将士得旨，无不欢喜，尽皆整顿回师。岳元福奏道：“陛下，进兵易，退兵难。今杨家与刘崇声势相依，非可小视。倘杨家探知我军退去，密地出兵来追，甚非所利。为今之计，陛下可命大将断后，以防彼兵追袭。陛下前军缓缓而退，便无患矣。”世宗听奏大喜，即命高怀德、高怀亮、冯益三人为前锋，郑恩、岳元福、马全义拥重兵断后。自与赵匡胤、张永德、符彦卿、王朴、史魁等以下战将，并宿卫军马居中。即日焚其营寨，班师回朝不题。

且说杨业水淹周师，大获全胜。探马报到，周兵拔营退去。当有五郎延德进言道：“周兵丧胆而去，孩儿愿领轻骑追袭，务要赶上，将周主拿来献功。”杨业道：“不可！兵法云：归师勿掩，穷寇莫追。’吾观周将知识者多，彼军虽退，必有强将断后。汝若追之，反遭其算矣。”延德乃止。正是：

运筹帷幄能相慎，决策疆场不受欺。

杨业既胜周兵，差人报捷于刘崇。刘崇得报，愤然叹道：



“高平之战，早得此人，焉有大败！”即遣丁贵赍羊酒金帛等物，至营中赏劳。令公拜受，分俸诸军，众各欢喜。

次日，杨业随丁贵入城朝见，刘崇安慰之，说道：“累卿远来，大胜周兵，于孤家振威多多矣！”杨业奏道：“此皆大王之福，与诸将之能。臣有何功，敢蒙奖誉！”刘崇大喜，设宴款待。是日君臣畅饮，尽欢而撤。杨业辞驾谢恩，因又奏道：“契丹奸诈莫测，勿宜亲近。如竭府库以与之，彼终无厌，而大王则自空其国矣！”刘崇深然其言。又赐以金珠珍玩之物，杨业拜受辞归。

至次日，下令拔寨回兵，正是鞭敲金镫，人唱凯歌。大军在路无辞，不日将至五台山，杨业对王贵道：“五台山有智聪长老，精于禅理，能知过去未来，久欲会晤，未得其便。今幸有此机会，欲与足下同往一访何如？”王贵道：“吾亦久闻此僧善知相法，公若去见，小将当得奉陪。”杨业遂将兵马屯扎山下，同了王贵，带了七子，后面跟随着十数骑，一行人齐上山来。此时中秋以后，久雨初霁之时，见那山色空蒙，云光映远，层台耸兀，峭壁巍峨。正合着两句古诗道：

晴光开断壁，曝色半松亭。

杨业带了众人上山来，至寺前下马。抬头看那山门上，有一匾额，镌着“五台禅寺”四个大字。当时先着人进寺通报，不多时，智聪长老出来迎接。一行人进了山门，走过几间大殿，至方丈，见礼分宾而坐。童子献茶已毕，长老问道：“不知将军贵驾降临，有何高论？”杨业答道：“小可太原人氏，武职出身，姓杨名业，表字继业。因救河东之厄，得胜回师。久仰禅师明测祸福，精察穷通，故此特来参礼，叩问前程。恳乞指示迷津，幸勿隐吝。”智聪道：“久仰将军英名远布，今垂枉顾，贫僧法缘之幸也！”杨业遂令左右献过礼物——乃是黄金十两，绉丝二端。智聪辞不敢受。杨业道：“些须薄物，聊表相见之情，切勿固辞。”乃命童子收过。遂而叩问终身，要求指点。长老道：“将军乃当



代之柱石，举世之英雄，今日运谋帷幄，他年垂名竹帛，又何待贫僧饶舌，妄拟青白哉！”杨业坚请再三，长老道：“既将军不弃，贫僧有四句倡言，望将军记取。”杨业道：“愿闻。”长老遂将纸笔铺排，写出一首偈言道：

立名无佞，建业天波。

辛勤劳苦，李陵荣枯。

写毕递与杨业，杨业细看，不解其意。再三恳求，欲为解说。长老道：“此天机也，久后自应。将军已能循理而行，其后福岂有量耶！”

杨业遂将偈语收藏，又唤过七子与智聪相之。智聪逐一相过，说道：“皆栋梁之器也，贫僧何用多言？”杨业道：“理贵直言，小可决无见怪，望禅师明言之。”长老笑道：“既将军不嗔，贫僧只得冒渎了。细观七位将军，皆是忠国勤民之相，只可惜刚质太露，他日恐不能得其善终。七郎君目有变睛，须防箭危。惟六郎君形貌光舒，可保其爵禄。然一生有忧无乐，好事多磨，虽得令终，未许安享。贫僧所论如此，亦在诸位小将军之自保耳。望将军勿罪！”杨业听罢，抚掌大笑道：“大丈夫得死于沙场，幸也，何用计较哉！”此时日色已暮，智聪令侍者安排素席相待。众人席上各诉平生豪气，谈笑悠然，直饮至兴尽更阑，就于寺中安歇。

当时众人都已寝定，内中只有五郎延德，寝不能寐。他因日中听了智聪之言，心怀忧惧，反侧难安，遂乃披衣而起，要往禅房来见长老，求个趋避之方。只因这遭儿此心一发，有分叫：身处寰宇之中，心超尘俗之外。正是：

功名事业人皆美，生死机关谁肯参？

毕竟延德去见智聪有甚说话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五十二回 真命主爵受王位 假响马路阻新人

词曰：

寻传奎舆回京阙，眼看旌旗离边塞。貔貅何用唱欢歌，养些余威博后决。回视波涛歇，打点精神，凯旋声接。各人暗里思量，笑彼刀无血。可曾建甚功，卒蒙诏婿封。宜尔家，乐尔室，一朝挂紫衣。寻盟自合鸳鸯诀，成就从前缺月。怎如红叶沟传，风流初度，春宵一刻，海誓山盟结。

右调《归朝欢》

话说杨延德日间听了智聪长老相断之言，心怀忧惧，寝不能寐；等众人睡着，独自披衣起来，悄悄往方丈之中来见长老。此时长老正坐禅床，凝神定性，忽琉璃光照见有人走进方丈中来，定睛一看，见是日间所相之人。便开言问道：“将军因甚尚未安寝？暮夜到来，有何话说？”延德道：“小可延德，甫闻禅师法语，心实不能自安；为此笃志而来，恳求禅师慈悲为本，指点小可一条生路，得全首领于九原，死亦感德不朽！”智聪道：“此乃各人造化，数定无移，贫僧如何救得？将军误矣。”延德再三拜恳，长老见他心志诚实，便说道：“既将军要得生路，别无方略，只有高飞远举，遁迹林泉，置世事于无心，超形迹于尘外，庶可全身远害，自保其身矣！”延德道：“禅师之教，善全之策也！但小可思父子至亲，情关忧戚，一旦分离远去，于心亦不能安，如之奈何？”长老道：“明哲保身，智者所贵；承欢膝下，人子当然。念汝言出真心，贫僧不得不曲为筹矣！”遂乃取出小皮匣一



只与之，道：“此乃天机，慎勿泄漏，宜紧藏于身；往常不许开看，如遇大难，方可开看，内中自有救汝之计，断勿忘也。”延德接了皮匣，再拜而谢，欢欢喜喜，归至客房去睡。有诗为证：

前程打动机关透，智者相怜警悟深。

不是当年能受教，将军宁起入禅心。

次日，长老命行童安排早饭，只见杨业率众来辞，长老苦留不住，只得送出山门。一行人下了山，回归营寨。杨业传令拔寨起行，大军离了五台山，取路回应州，按下不题。

那契丹主兵屯忻州，见有周兵阻住，不敢轻进。这日忽报周兵都已撤去，不知何故？契丹主也先差人细细打听，方知刘崇召山后杨家兵水淹了周师，以此得能退去。契丹主听报，正在赞叹杨家之谋，忽有刘崇差官来到，送上金珠宝物，请契丹主回兵。契丹主得了贿赂，统领人马回本国去讫。

却说世宗收兵还朝，进宫请了太后安。从此朝廷政事，皆自亲裁，补偏救弊，赈恤民瘼，朝野尽皆欢悦。因想赵匡胤等诸将，能用命效力，合当封爵以酬其功。于是论功之大小，定爵之次第：遂以都虞候赵匡胤进爵封为南宋王，郑恩封为汝南王，高怀德、张光远、罗彦威、张永德皆封列侯。岳元福、马全义、符彦卿皆封节度使，分镇外郡，以其年老，免于上朝。冯益、史魁、高怀亮等封为御林军都督。进王朴为丞相。改元显德，分赐宅第于王侯等，未得衙署者，又令各自挑选家将以实之。众臣各各谢恩而退。时怀亮问兄以父母之事，怀德将父死潼关，母存故土之言说了一遍。怀亮悲声大痛，不胜凄伤，方知父亲托梦有自来也。

一日，世宗设朝，文武朝见已毕，南宋王赵匡胤出班奏道：“汝南王郑恩，前定陶家庄三春为室，尚未婚娶，乞圣上恩赐完姻，臣等不胜欣幸。”世宗问道：“三御弟此姻几时下聘？何人为媒？在于何处？”匡胤奏道：“是臣为媒。因在百铃关随太后銮輿



回京，于路驻蹕。郑恩惧暑洗浴，往陶园偷瓜被打。臣见陶三春勇力过人，兵机通晓，特任斧柯，与彼联姻。”又将前后事情，备细奏了一遍。世宗听了，几乎笑倒，因说道：“姻缘本是前定，匹耦亦属合宜；御弟执柯，正得其所也。”即传旨：“宣汝南王见驾！”当有司礼监传宣：“万岁爷有旨，宣汝南王上殿！”只听得下面答应一声“领旨”。世宗在龙椅上，举眼看时，只见郑恩从丹墀走上殿来，衣冠气概，与前大不相同。怎见得：

头戴三尖光溜帽，身穿八卦团花袄。

金镶玉带束腰间，粉底乌靴随舞蹈。

郑恩走至驾前，执笏嵩呼，拜了三拜。看官：郑恩本是粗卤之人，跟了匡胤走闯关西，招灾惹祸，吃酒行凶，乃是专门绝技；亏了匡胤叫他习学文礼，所以革去旧规，知些礼貌。然而仓忙之际，终多失仪，故此今当朝拜，只行了三礼。世宗见了，暗暗的好笑：“这鲁夫礼貌不全，怎做朝廷大臣？然较之昔日，也算亏他的了！”遂传旨赐坐。郑恩坐在锦墩之上，眼珠儿瞧着鼻头，动也不动，以为尽礼。世宗问道：“三御弟，朕闻你定下一头亲事，也该奏与朕知，早早完聚，因何只不题起？”郑恩道：“这多是二哥做的事务，于臣何干！”世宗道：“男女居室，人之大伦，汝怎么推诿别人？”郑恩道：“臣本不要这女人，多是二哥与臣为媒。”世宗道：“朕今差官前去迎接陶三春到京，与汝完姻，以成大礼。”郑恩奏道：“方才臣已说过，总不要这女人；如陛下要去迎来，这原是二哥做的媒，任二哥取了去。”世宗微笑道：“汝说来言语，通无道理；聘定婚姻，让与媒人，自古以来，从无此理。朕逆知汝意，不过嫌他力勇，常恐受他教训耳！然汝虽惧他，朕实嘉悦。下次汝或不知礼貌国法，即着王妃尽情责罚。”传旨，着礼部知道，即日差官四员，安备半朝銮驾，前往陶家庄，迎娶陶三春到京，择日与三御弟汝南王郑恩成亲。龙袖一拂，驾退还宫。文武官员一齐退出。



郑恩道：“二哥！我说过的，这驴球入的女娃娃，委实不要他，娶来做甚？就是取了来，我也不肯与他成亲。”匡胤道：“三弟！你说甚话，朝廷旨意，谁敢有违？汝若不遵，便是逆君大罪了！”郑恩道：“我不要就罢了，他把我怎样定罪？”匡胤道：“天子喜怒不常，随事可以问罪。汝今违忤不打紧，轻则革职为民，重则斩首示众，岂肯以汝御弟而宽宥耶！”郑恩道：“据你讲来，必要依他的了；只是我向从来没有拘管，好不快活；如今却做了死人，一步也不得做主，呆呆的听人分付，好不耐烦！既然如此，我只得依了他罢。”说罢，二人各自回府。

匡胤见了父亲，劝把妹子配与高怀德为室，赵弘殷大喜，即便择日，招怀德为婿。王侯作事不比庶人之家，至期张灯结彩，鼓乐喧天，在朝文武各各送礼贺喜。当日新人参天拜地，请赵弘殷夫妇当厅受拜。然后夫妻交拜，花烛合卺，送入洞房，诸般礼数不必细说。至次日，赵弘殷大开筵席，请在朝文武饮过了喜筵。诸事已毕，三朝之后，赵弘殷备下花银千两，准折妆奁，送高怀德夫妻回归府第。怀德差了家将，备设安车，往山东迎接母亲到来，安享荣华。按下不题。那礼部奉了圣旨，差官备驾，往陶家庄迎娶，也不必细表。

只说陶三春的哥哥陶龙、陶虎，自从赵匡胤为媒，把妹子配与郑恩，留下聘礼，别去之后，他却时时着人打听。闻得赵匡胤保驾，兵下河东，立了战功，受封都虞侯之职，郑恩亦得侯位之封。心中欢喜，进房来与三春说知其事。三春道：“哥哥，小妹前日言犹在耳，他若有了王位，方可成亲；如今只是封侯，哥哥且莫欢喜。”陶龙道：“贤妹，你莫要小觑了这侯位，他立功至此，亦非易事，日后再有功绩，这王位便可立致矣！”说罢，相别而出。遂乃着人前往苏杭两处，置办绫罗缎匹，龙蟒妆花；唤了许多裁缝至家，整月的做就内外衣服；又置办那些铜锡器皿，什物家伙，件件俱全。三春知道，便叫：“哥哥，他既封侯，难



道府中没有应用之物？也要哥哥这等费心！”陶龙道：“各人体面，理上该当。况我陶门，又非小户人家，岂可草率，遗人耻笑。就是那从嫁丫鬟，任从贤妹自择，诸事都宜预备，免得临时偏促，不及周章。”三春听了大喜，感激兄长用心。于是将自己房中一切该用之物，随时收拾停当。

不觉又过了多时，那一日，只见本县县官到来报喜，陶龙弟兄接进大厅，见礼坐下。茶毕，县官开言说道：“贵府令妹丈郑，今封汝南王，御赐完姻；皇上特差礼部官四员，领带宫官，排列半朝銮驾，迎娶王妃，不日将到。先有探事报来，为此下官先来报喜。”陶龙、陶虎恭身拜谢，设席款待。因说道：“治民一介布衣，不知礼数；若明日天使到来，该是如何款待，望老父母指教！”县官道：“天使到来，须设正席四桌，外备折席礼四封。銮舆仪从，设备席五十桌，记点每人赏封银二两。其余装车夫役，与之酒饭，均为赏赐。其工食之项，到京时，郑王自有给发。依此整备而行，便无疏失。”弟兄二人，一齐致谢道：“愚弟兄村野之夫，几乎失礼，承老父母所教，心目爽然矣！但候天使到舍之时，望在先二日，差贵役相闻，好办酒席。”县官应允，酒散谢别而去。那陶家二嫂闻知此信，进房道喜。说起县官之言，不日天使就到。三春道：“妆奁什物，哥哥既都备下，不必说了；所有该用酒席赏赐等项，将父母存下千两之银，听用可也。”

且说南宋王赵匡胤，一日请高怀德到府商议道：“陶三春勇力过人，曾将郑恩力服，自恃高强，目无能人。今出嫁到京，未免视吾等亦如同类，吾意欲于路送信于他，使他知惧。然遍观在京诸将，皆非敌手，惟汝比张、郑力大，可与为敌。汝可带领两府家将，只做打围，先差家将暗暗告知宫官，不可慌乱；汝便装做响马，要他买路钱，他自然发怒，亲自出来交锋，便可试他武艺高下了。汝宜见机而作，然后说明相接之意，使彼知我勇猛之人，亦为不少。且使郑恩日后也有光彩。”怀德笑而从之，整备



停当，按期出城，打点行事慢题。

且说差官督领车仗扈从人等，非止一日到了县中。县官迎接，送归公馆。馈送礼物已毕，即差人飞报陶家。陶氏弟兄得报，分付门外搭起篷厂，屯着车仗人马。大厅上接待差官，侧厅款待家将，车夫役人等在庄房内酒饭。叫下梨园，大排筵席，一应完备，等候到来。至次日清晨，早见一簇人马拥护而来。前面打着“汝南王奉旨迎亲”的捐牌，排列着花簇簇的半朝銮驾，恁的威仪。后面便是差官、宫监，县官在后跟随。一行人将次到庄，陶氏弟兄迎接进厅，开读圣旨。弟兄谢过了恩，然后相见，宾主坐定，县官侧坐相陪。茶过三巡，便请入席，那酒筵丰盛自不必说。当时点戏开场，酬酢劝侑，客主尽欢，席终而散。以下陆续人等，各各酒饭已毕。陶龙择日起行，时有亲戚都来送嫁，陶龙一概辞谢。这日摆列王府职事，簇拥着銮舆，前遮后掩，好不威仪。那宫官骑马，婢女乘车，弟兄两个与那钦差官一齐坐马押舆，县官在后送行。只听三声炮响，銮舆起行。那街道上邻里男妇，挨肩擦背，夹道旁观，个个夸奖，人人称羨，都议论个不了，张望的不休。那县官直送至交界地方，然后辞去。正是：

贵贱不由妍媸定，富贫端在命途来。

銮舆一路行程，晓行夜住，逢州过县，地方官馈送程仪，好不威显。行了多日，将近皇都，来至一处所在，离汴京约有三十余里。正行之际，只听得树林中一声炮响，闪出五六十骑马马来。当头一位大王，坐马端枪拦住去路，大声喝道：“来的留下买路钱，便放你过去；倘若迟延，性命难保！”那些职事人等，见有强人阻路，唬得目定口呆，都不敢上前，缩做一堆儿立着。内有胆壮的，慌忙报与钦差官。那钦差官已是明白，假意吃惊，即转报与陶氏弟兄。陶龙听言道：“这皇都地面，那得有响马胡行！待我上前去分付于他。”即时策马向前，大声喝道：“汝等草贼！怎敢在辇毂之下拦截横行？况我等又非经商大客，又不是任



满官员，那有银钱与你买路？你可不曾见么，这是汝南王郑千岁娶的王妃娘娘，谁敢阻路！汝当速速回避，免得伤残。”那大王哈哈大笑道：“也罢，你们既无银两，就把那个什么的王妃送他过来，与俺做个压寨夫人，俺便饶了你们不杀；稍若支吾，你们休想回去。”陶龙听言大怒，喝声：“毛贼！你欺人惯了，不知王妃娘娘的本事！我便对他说知，请他自己出来，一顿铜锤，打死了你几个毛贼，方知娘娘的利害。”说罢，带马往后而去。

那三春见车马不行，便问左右道：“为何不行？”家将禀道：“有响马阻路，故此不能前进。”三春道：“那有此事！”正在言语，只见陶龙来到跟前，将响马之言说了一遍。三春大怒，喝叫：“取披挂过来！”侍女答应一声，即忙往箱车取将披挂出来。三春登时结束，怎见得打扮威严：

鱼鳞甲金光耀日，红战袄绣凤朝阳。

襦裙颜色鲜妍，兽皮靴舒长稳步。

陶三春通身结束，骑了一匹白马，手执两柄铜锤，带领家将拥至前面。一马当先，大喝道：“何处毛贼，敢来阻路？”只见那大王一马冲出，叫声：“女将看箭！”一声响，箭打三春左耳擦过，三春不曾提防，吃了一惊。听得弓弦响处，又是一箭从右耳边射来。三春放下锤，一手接住，喝道：“毛贼！有箭尽数射来。”那大王蓦地里又放一箭，从中射来；刚到护心镜，被三春顺手一锤，打落马前。两边观者，尽皆喝采。

三春提锤拍马冲来，那大王挺枪迎架。这陶三春的锤重有八十二斤，当时见大王一枪刺来时，把一锤架开了枪，那一柄锤早又飞到，那大王暗暗喝采。两个战在当场，杀在一处，战有三四十合，三春也是暗暗思想：“此人枪法利害，不象个响马，吾且未可伤他性命。”心下一想，手略一松，那大王见三春手慢，忙把枪望肋下用力一拨，思量要拨他下马；不想被三春用肋夹住，将一柄铜锤放下，趁手捻住了枪头，那大王用力把枪一扯，却拖



不动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三春早把这柄铜锤当头盖下。那大王慌了，弃了枪，双手接住了锤柄，再也不放。三春即便跳下马来，只一扯，反把大王扯落马下。三春大喝道：“没本事的毛贼，饶你去罢。”

那大王立起身来，走上前，道：“请王嫂上马。”三春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，敢称我为王嫂？”那大王笑道：“实不相瞒，我乃南宋王之妹丈高怀德便是。只因南宋王是大媒，故令某来迎接。”遂叫家将上前叩头。三春大喜道：“原来是高侯驾临，适才冲撞，万勿挂怀！”遂分付左右，取出银两，赏赐了家将。三春同怀德相见了二兄，叙新亲之礼。弟兄二人道：“有劳高侯台驾来迎，足为荣耀！”怀德道：“岂敢！只为汝南王乃当今之虎将，闻知被令妹所伏；弟等不信，故作此态，实欲请教武艺耳。”众皆大笑。陶龙道：“如此作耍，以性命为儿戏；倘或失手，岂不可惜！”高怀德道：“适才所射之箭，头上无铁，不致伤人；但是令妹的锤实为利害，弟若接的不快，此时丧之久矣！自今以往，再不敢轻敌了！”众复大笑。正是：

略把形容来点染，方知劲敌胜男儿。

当时一行人略略用些酒饭，怀德合为一起，拥輿而行，按下慢表。

只说汝南王郑恩，这日想起：“吉期将到，须要整備才好。只是王府行事的规矩，我却一些也不知，如何是好？倘然差了礼数，却不被陶家作为笑话！我且与二哥商议，看是如何？”遂乘马带了几名家将，来到南宋王府中——他是患难弟兄，不用通报。下马进府，至厅上与匡胤见礼坐下。郑恩开言问道：“今日家将来报，说陶家送亲将到。他手下人夫，共有二百多人，兄弟不知行事，故此特来与二哥商议，该是怎样行法，二哥必有安排。”匡胤道：“礼本一体，不过行事之有大小耳。今照王侯行礼，诸凡应用，总宜从大，不可存小见之心。贤弟当要预备二百